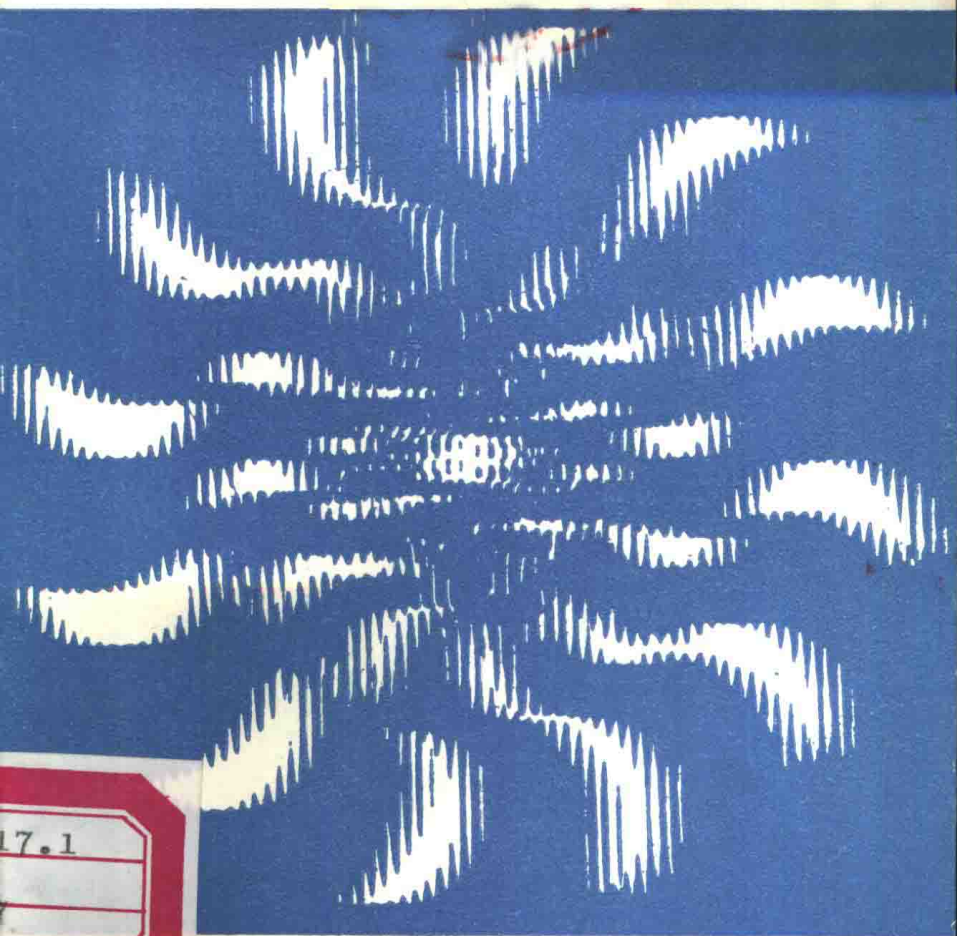


百花青年小文库

彭成贵老汉

马 烽



百花青年小文库

彭成贵老汉

马 烽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彭成贵老汉

马烽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新华印刷四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960毫米1/32 印张43/8 插页2 字数65,000

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2,000

书号: 10151·775

定价: 0.32元

编辑例言

为了满足和适应广大青年读者的需要，我们编辑出版这套“百花青年小文库”。

百花青年小文库，将编选出版古今中外各个时期主要作家的优秀代表作品，有的也选其近期佳作。

百花青年小文库，以“小”为特色，入选的作品以短篇小说、散文为主，兼顾诗歌和文学性强的短剧本。

百花青年小文库，分中国古代、现代、当代和外国文学四部分，每一部分编成若干辑，十册为一辑，分辑出版。

百花青年小文库，所编各册，或作家自选，或由译者、研究工作者代选，并撰有小记，简要介绍作家和作品，同时对作品也作些必要的注释，以帮助读者理解作品。有些作品在收入本辑时，经过

作家、译者作了重新修订。

当代文学部分特约编委为吴泰昌同志。

目 录

前言	马烽	1
伍二四十五纪要		3
结婚现场会		70
典型事例		90
彭成贵老汉		112

前 言

负责编辑这套丛书的吴泰昌同志，再三要我编一本小集子，我只好从近年来所写的短篇小说中挑了这么几篇凑数。

《伍二四十五纪要》篇幅较长，时间跨度较大。故事性不强，结构也较松散。我所以把它列为首篇，是因为这篇作品从侧面反映了三十年来农村的变化，特别是触及到了极左路线的干扰、破坏，给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所造成的恶果。虽然写的不深刻，也许有的地方不准确，但大体上还可看出点来龙去脉。其它几篇都是反映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新变化的。尽管有点浮光掠影，但毕竟也显示了点新的气象。

这几篇作品，虽然所写的场景不同，人物各异，但在主题思想，或者叫创作意图上有个共同

之点，这就是我努力歌颂那些在实际工作中脚踏实地，坚持实事求是的基层干部；坚决反对那种图表面，搞浮夸的坏作风。我自认为这一主题是值得大写特写的。

马 烽

一九八四年春

伍二四十五纪要

一、关于标题的必要注释

《伍二四十五纪要》是什么？听起来好像是一份保密文件。其实不是。前边的数目字是个人名，这人姓伍，名字叫二四十五。为什么起了这么个怪名字呢？其中有个缘故。

过去这地方有个习惯，生下男孩子，大都是请村里的头面人物给起名字。例如：伍二四十五的爹叫伍金贵，这名字就是请学堂里的教书先生给起的。为请先生置办酒饭，就罢了二斗米。到生下他二叔的时候，老人们为了节省开支，就沿用了这个名字，叫成了伍二金贵。假如他有三叔、四叔的话，也就会用伍三金贵、伍四金贵排下来。那时候，除了少数有钱人家是一人一个名

字外，大部分人家是采用这种变通办法。因此，虽然这地方没有复姓，却出现了四个字、五个字的姓名。

伍金贵家穷，可得子早，生下第一个孩子的时候，他爹才四十五岁，于是就用他爹的岁数做了小孩的名字。可惜活了没几个月死了，到生下他的时候，援例就叫成了伍二四十五。

伍二四十五只不过是普普通通的农民，可是在三岔沟一带，却算得上是个有名人物。他和人说话爱抬杠，比方：有次地主笑面虎对他说：

“伍二四十五呀，你这名字太罗嗦，叫起来不顺口，最好改的简单点。”伍二四十五笑着说：

“行啊。我打算改成一个字：爹。你叫吗？”笑面虎当时没有发火，只是“嘿嘿”了两声。可是到年终结账却扣了他一块白洋的工钱。再比方：土改以后，伍二四十五忙着娶老婆。有天，他剃了头，刮了脸，买了块雪白的羊肚子手巾包在头上，人样子显得很精干。走到街上，有人赞美道：“嗨！真是人要衣装，佛要金装。可见钱花到哪里也好。”伍二四十五笑着说道：“钱花到哪里也好？你花上二分钱，买上两个钉子钉到眼里，那好吗？”说的人们都笑了。诸如此类，不胜枚举。

那时候,这个百十户人家的偏僻山沟里,平素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。遇到阴天下雨,冬日闲暇,人们就聚在街头巷尾、光棍汉窑里,东扯葫芦西扯瓢地闲聊天。每逢这时候,伍二四十五就成了最受欢迎的人。大家主要是爱听他抬杠,他就是抬杠抬出了名的。

本文所写的,就是他生活中抬杠的一些怪话。不能叫“格言”,也不能叫“语录”,更不能叫“言论集”——因为他没有长篇大论的演说。无以名之,姑且叫做“纪要”。

二、关于抬杠的意义及称呼的改变

三岔沟在五二年冬天就办起了农业社。那时候,大伙的劲头非常高。白天,忙着丈量入社的土地,修盖集体饲养牲口的棚。一到晚上,不管有事没事,人们就都自动聚集到农业社的办公处——社长伍二金贵家里来了。你出个主意,他献个计策,都想把生产搞上去,把农业社办好。驻社干部冯有亮,积极提倡改革旧的耕作制度,学习外地先进经验。他竭力主张玉菱密植。有天晚上,为这事争论了半夜,有赞成的,也有反对的。社长伍二金贵就是最起劲的反对派,他“引经据典”地说:

“自古常言讲得好：玉茭地里卧下牛，还嫌玉茭稠……”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他侄儿伍二四十五开腔了。伍二四十五虽然比伍二金贵小不了几岁，但他还是称二叔。

“二叔，”他嘻眉笑眼地说：“嫌稠？一亩地里种上一苗，不要说卧条牛，卧一圈骆驼也有余。”

这一说，人们都哄笑了起来。冯有亮听出来这是支持密植的，于是接着话茬发挥道：

“伍二四十五同志这杠抬得有道理。舍得下籽，才能有苗。苗多，穗多，产量才能上得去。所以，我主张一亩地下八斤籽……”他还没说完，伍二四十五又开腔了：

“八斤？太少。最好一亩地种上一万斤。”他边说，边向他的好朋友沈三满堂挤了挤眼睛。

“一万斤？”人们都惊叫起来。

伍二四十五不慌不忙地笑着说：“老冯不是说籽多，苗多，穗多，产量才能上去吗？下一万斤籽，就算一颗结两颗，亩产就是两万斤！”

这一杠抬得瞎稳了，谁也没有敢笑，而且都替他捏一把汗。特别是他的好朋友沈三满堂，更替他耽心。因为他是和驻社干部冯有亮抬杠。冯有亮当时是副区长。一个普通农民和副区长抬

杠，有好果子吃吗？热烈的争论，一下子冷场了。冯有亮也楞在那里不吭声了。屋子里只能听到抽烟和磕烟袋的声音。过了好大一阵子，冯有亮打破沉默说道：

“伍二四十五同志，假如这些地让你去种，你下多少籽？”

“这要看哪块地。”伍二四十五不加思索地说：“就拿老东沟来说吧，北坡向阳，土质好，一亩下六斤籽不算多，南坡可就不同了，老榆树以西，还得按老规矩办：一亩下三斤籽，老榆树以东，一亩可以下五斤籽。”

有个叫陈双喜的小青年问道：“那不都是一样的地段吗？”

伍二四十五道：“一样就是两样。你和你爹眉眼长得一样。为啥你叫他爹，他不叫你爹呢？”

这一说，人们不由得又都哄笑起来。冯有亮怕扯的走了题，忙问道：

“你说那地段怎么不一样？”

伍二四十五道：“老榆树以东的地是土改分给我的，我年年是用镢头深刨，年年是一亩上五、六十担粪。地和地一样，地力不一样，就是做双鞋，还得量量脚大脚小咧！”他说着伸了伸脚说：“我这一尺二的蹄子，穿小脚老太太的

鞋，行吗？”

冯有亮双手一拍，高兴地喊道：“说得好！”接着又诚恳地说道：“打游击我不外行，种地可就不是内行了。今晚上这杠抬的对我教育很大。种地也得具体情况，具体分析，区别对待。我提议请伍二四十五同志，做咱们的老农参谋，大家赞成不赞成？”

“赞成！”大家异口同声地喊了起来，中间还夹杂了几声拍巴掌声。

伍二四十五笑着说道：“你们这是抬举我哩？还是坑害我哩？我今年才三十二岁。把我选成老农，我老婆要和我打离婚可怎么办呀？”

他老婆褚竹叶笑着骂道：“你就少缺点德吧！”

在人们的哄笑声中，冯有亮忙说道：“那咱们就不要叫老农参谋了。改成伍参谋吧。”

从这以后，不论大人小孩，人前背后都叫他伍参谋，再也没有人罗罗嗦嗦叫他“伍二四十五”、“伍二四十五哥”、“伍二四十五同志”了。

三、关于制订“跃进指标”的争论

从初级社到高级社，在这五、六年的时间

里，三岔沟的生产年年上升，社员们的生活蒸蒸日上。村子里也变了样子：新房多了，破房少了。猪羊满圈，牛马成群。新盖的大队部里，还利用电话线安上了广播喇叭。晚上，一到了广播时间，社员们就涌来听新闻，听唱戏。不过还是有不少人爱听伍参谋抬杠，特别是在劳动的时候。比方，有一次在果园里摘苹果，——这果树是合作化以后才栽培起来的，全部都是国光。——人们一面摘苹果，一面瞎聊天。老保管姜忠老汉忽然问道：

“为啥这苹果一半是红的，一半是绿的？”

记工员陈双喜答道：“这很简单：朝太阳的那边是晒红了……”

伍参谋立刻插嘴说道：“西瓜在地里晒着，为啥皮是绿的？西瓜瓤见不上太阳，为啥又是红的？”

人们忍不住大笑起来。他老婆褚竹叶，笑得差点从梯子上跌下来。

伍参谋就是这么个爱抬杠的人，只要别人说话露下个茬口，他马上就是一杠子，总是逗得大家哈哈大笑。因此人们劳动时候都爱和他在一起。不过伍参谋遇到正经事，也还说几句正经话。有关农业生产上的大问题，也还认真参谋

谋。

一九五八年初，上级提出了“农业生产大跃进”的号召，要求各村根据这一精神，修订生产计划。有天晚上，人们正趁着月亮清理猪场的肥料。劳动中间谈起了这件事情。有人说原来的计划就可以，还是保持去年亩产三百斤的水平。理由是：合作化前亩产才百把十斤，能保持这个数就不错了；如果能多打下，粮食也跑不了。有人提出亩产五百斤。理由是：既然叫跃进计划，就得有点跃进的派头。社长伍二金贵很作难，他怕订的太高等于说空话，订的太低又交不了账。他的方案是：亩产三百三，比去年增加一成。

伍参谋边往手推车上装粪，边说道：“二叔，你就放大胆订上三百六吧，比去年增产二成！”

伍二金贵说：“就怕放了空炮哩！”

伍参谋道：“空炮是因为没装火药。”人们都以为伍参谋又要抬杠了。可谁知他一本正经地继续说道：“增产二成，保证空不了。第一，你看看今年群众的干劲有多大；第二，今年雨水不会缺——前几天进城我问过气象站；第三，咱们把每块地的边角垆畔种满种足——以前，一亩地实际种成了九分。一亩种足一亩，产量不就多出

来了……”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忽听有人叫道：

“好主意啊！”

人们扭头一看，只见是副区长冯有亮。冯有亮有个特点，下乡经常带着工具，走到哪里就劳动到哪里。原来他早就来了，听了伍参谋的话，忍不住提着铁锹挤过来，揩着头上的汗水说道：

“伍参谋提出了个重要问题。现在咱们先不要说是放空炮，还是放实炮。也不要说这炮能放多响。我看还是先估算估算有多少火药吧！充分发动群众，大家献计献策。看看有些什么切实可行的增产措施。然后再订跃进指标。”

大家都觉得这是个好办法。于是第二天晚上，召开了社员大会。你一言他一语，提出了许多合理化建议：有人提出要千方百计多施底肥，把鸡窝里的粪，炕洞里的灰也掏出来；有人提出应扩大高产作物播种面积；有人提出要精耕细作；有人提出要调换优良品种……。经过充分酝酿讨论，跃进指标订成了亩产四百斤。无论干部，无论社员，大家对这个跃进指标充满了希望，充满了信心，劳动干劲倍增，播种质量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年。

播种任务刚结束，县里派来了一个“大跃进促进团”。分到三岔沟来的干部是一个二十多岁